

霞外塵談

明

周應治纂

纂

纂

纂

纂

纂

全

進步書局校印

明周應治纂

霞外塵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霞外塵談提要

明周應治撰凡十卷分遐想鴻冥恬尚曠覽幽賞
清鑒達生博雅寓因感適十類俱隱逸高尚之事
讀之使人胸襟頓豁惟中有鮑生愛妾換馬宗慤
乘風破浪全與高隱無涉貿然羈入殊失抉擇未
免白璧微瑕要其大旨固瑕一而瑜百也

霞外塵談目錄

卷一

霞想

卷二

鴻冥

卷三

恬尚

卷四

曠覽

卷五

幽賞

卷六

清鑒

卷七

達生

卷八

博雅

卷九

寄因

卷十

感適

霞外塵談卷之一

明周應治君衡纂

霞想

仕宦火宅也。愛戀火宅。味且索然盡。此非有灑然出塵之思。流於胃中。纏縛不已。轉生銷鑠。所以貴霞想也。夫雲霞變幻。過眼即空。能作如是觀。則有吾與點也之趣。不為冠纓束。而簿書祿臨事。便應超然。

王叔朗閒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嘯吟遊遨。登山臨水。寄興談讌。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山簡刺襄陽。每遊習家池上。置酒輒醉。號曰高陽池。兒童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夕倒載歸。名乎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羅。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曰。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袁粲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酒自適。每策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

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度浙江。聞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便有終焉之志。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

陶弘景為齊高帝辟作諸王侍讀。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勅所在月給茯苓五觔。白蜜二升。以供服餌。

戴安道閒遊贊曰。陰暎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斯畢矣。

嵇叔夜澹情仕宦。常與人書曰。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杜佑為司徒。嘗言致仕後。買小駟跨之。著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

韋嗣立體含貞靜。思叶幽曠。雖翌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烟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榭。雲木虛吟。恍惚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冠裳巢許。

卻說嘗行山中。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而忘去。孔極侍郎朝回。遇雨。避於一叟之廬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白樂天語人曰。吾將解脫名利韁鎖。開清高門戶。但蓮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盧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與羣從登眺。霰雪微下。忽有二人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耦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煮。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蘇子瞻云。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焦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今日忽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澤云。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惕然。

經鋤雜誌云。閒居勝於居官。其事則一。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可岸巾褻袒。羣奴從事。簾床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杖策就枕。困來熟睡。

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過。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不。曰涼。持國問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廈。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宵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李愚對人云。予夙夜在公。不曾爛遊華胥國。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蜨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為注籍供職。

霞外塵談卷二

明周應治君衡纂

鴻冥

嗟夫。巢許遐風。綺皓清蹟。千秋之下。令人神往。乃謂枯槁赴淵。於世奚裨。抑又何也。大都出處二途。不相掩借。故夫漸遠儀古。則銜食之職。康考槃碩邁。則委蛇之致。愜天壤間政。不可少此。使人人可羅致。何以曰鴻飛冥冥者。何慕焉。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洗耳於潁水濱。巢父牽犢欲飲。見許由洗耳。問得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許由手捧水飲。人遺一瓢。飲畢。掛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

魯君聞顏闔名。使人以幣先焉。闔守陋廬。自飯牛。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則不復見已。

陸通高卧松間。以受霞氣。幘掛松頂。有鶴銜去水濱。通洗之。因與鶴同去。周黨見閔仲叔飲水食菽。遺以生蓀。叔曰。我欲省煩。今更作煩。受而不食。

四皓避秦入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

巖下老人者。不知何許人。漢武帝過潯陽。詔舉逸民。左右強以應詔。老人曰。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束身王朝。如北山之雲何。

梁伯鸞娶孟光為妻。椎髻布衣。共入瀟陵山中。以耕織為業。咏詩書。彈琴以自娛。後又客句吳。居臯伯通廡下。為人賃舂。後人遂以其居所名梁谿。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子耶。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遯入瀟陵山中。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袁夏甫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復為戶。自牖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夏甫。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關。妻子莫得而見。劉荊州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劉曰。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中。夕而得所宿。夫取舍行止。

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莊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性廉。逃名之士。

管幼安自越海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張鵬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構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田游巖隱居高山。唐高宗幸其門。問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

周彥倫清貧欲寡。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彥倫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蘇門山隱者。止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阮籍造之。問其姓名。張目不答。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隱居巖谷。仰視雲表翔鴻。輒嘆曰。此鳥安可籠哉。

索偉祖虛靖好學。不慕榮利。陰澹常造馬。經日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

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門宅不彌畝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心棲天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諡為玄居先生

阮嗣宗容貌環傑志氣弘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或閉戶視書屢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

周道祖閒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之潯陽三隱

劉慧斐隱居東林寺之山北構一園名離垢時人因稱為離垢先生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遊便以穿池築山為樂及長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人遂呼為阮居士居士所居惟有一鹿床竹樹環繞

陸鴻漸隱居茗溪自稱桑苎翁常著茶經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

陽翟縣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惟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縣尉常往訪之問其不出戶之因其人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

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併其書亦不知所在。

呂微之家。仙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東閣中有人分韻作詩。微之乘興賦二詩。書訖徑出。問其姓字。不答。惠之穀。不受。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識所而返。雪晴往訪之。惟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人。乃微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問微之所在。答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隔溪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飲而散。明日再往。則已遁去矣。

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得藍田別墅在輞口。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吟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談玄為本。齋中無所有。惟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

霞外塵談卷二終

霞外塵談卷三

明周應治君衡纂

恬尚

夫世味之驅人久矣。溢艷華。則無杜盱豫。驟躋鍾鼎。則罔戒冥升。亦有借終南之徑。移北山之文者。即身處巖穴。安所稱恬。若乃恬尚之士。其清襟湛度。如冰壺秋月。蕭然映人。惟澹泊夷曠之是適。而一切塵情都絕也。若而人者。吾願為之執鞭。

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堯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床。著艾為席。飲水食菽。楚王欲煩以守國。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而止於江南。

陸通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王聘之。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金甌。妻戴粧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

陳仲子隱居於陵。楚王欲用以為相。妻止之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亂世多害。恐不保其命。於是謝楚使。相與逃去灌園。

披裘公答延陵季子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哉。
列禦寇居於鄭圃。妻子恒飢。子陽遺之以粟。不受。

黔婁修身清節。飢寒晏如。却齊王百金之聘。著書四篇。明道學之要。死而無斂衾。其
妻諡之以康。

齊王欲相顏觸。觸辭去。曰。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
以自娛。

安期生賣藥海邊。秦始皇東游。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值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
去。留玉舄以為報。

閔仲叔應司徒侯霸辟。不合。投檄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日買猪肝一片食之。令
聞。勅吏常給焉。聞而去之。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

徐孺子家貧。非力不食。黃瓊嘗辟致不就。及瓊卒。自豫章三千里至江夏。以生芻一
束。弔瓊柩前。弔畢。不通姓名而去。世稱為南州高士。

袁安值大雪。僵臥室中。長安令發而出之。安曰。大雪不宜干人。

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